

教育部審定

中等學校國文課本

國文讀本

第一冊

宏文圖書社印行

中等學校國文課本

國文讀本

第一冊

宏文圖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初版



編輯者

甯鄉劉宗向

參訂者

湘潭劉錦熙
甯鄉劉翰良

發行者

宏文圖書社

印刷所

長沙育嬰街
宏文圖書社

總發行所

長沙長治路長沙縣知事公署對門
宏文圖書社發行所

分售處各埠各大書坊

(中等學校國文讀本全四冊)
第一冊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國文課本叙例

夫立國賴學而文爲之樞。自學校興學且日。曠必文相爲高。始克著之。顧自清末淺夫濫竽校職。以文爲病。倡率成風。講授之師。知主者視爲具文。憚於陳策。奮力不及十祀。遂使悠悠後生。展卷茫然。因而弁髦國俗。鄙夷宗祖。自惡其族。畢業以後。既困及資。生又大爲國蠹。間有長年美質。粗能援筆。或又迷於俗尙。將欲使幽情。思古科學之餘。博治國故。發爲閱著。如何可期。僕誠庸駭。竊懷憂懼。以爲補救多方。先在善導。復以中等校生。量其異日。或作國民之師。或治高深之術。或懷從政之望。或執社會之業。國民中權尤貴。文事用輯。課本二編。俾資肄習。一曰讀本。二曰講義。讀本自簡之複。分爲二集。又按中學學年。析爲四冊。其古今詩歌。別爲一錄。至于收文之旨。分集之故。與夫教授之準則。陳辭列表。備具左方。

校生心力。逐年以長。淺深單複。宜有次序。故用分集之法。以定漸進之程。惟查教育部所頒各學校規程。輒謂先讀近世文。漸及近古。似以近文單淺。愈古則愈深複。實則未必盡然。且近世近古。未示界說。奚所遵守。茲以部令所在。不容大悖。乃姑目宋以下爲近代。以往爲古代。標之首冊。取合時習。近古遠古。則仍未分。以後各冊。雖先今後古。然不復區題。免傷大雅。

甲集之文。一歲而畢。其前二卷爲近代文。專重勵行。明史立文之本也。天文人無行。古昔所訾。矧于今人。皮傳西語。僞說滋繁。縱欲敗度。見謂賢哲。無與過流。奚文之尙。至於史者。國之金湯。國人明史。則亡滅之難。雖亡有復機。己族之屢興。希臘之復國。遠近有徵矣。四鄰交侵。顛覆在睫。自迷本源。奚以待後。先是二端。凡以矯俗。亦古人載道之訓。或疑修身歷史。各已成科。不悟寓之於文。重以

浸潤則奏効倍焉矣。

中學初年科目較簡幸足耑力治文急宜傳以古澤惟繁複之篇在所避忌本書甲集三卷博取經傳語策諸子百家上自隆古下逮魏晉皆記述短篇既興趣濃厚深領解甚易又于古代羣籍有嘗鼎一臠之樂不及隋唐者謂已粗足也夫校生天質利鈍不齊惟魯之士苟能嫻守是集字嫻句熟雖勿暇他求爲文必有意理若生而俊朗者其本既立矣又于古有澤矣進與言文爲道大順繼以乙集期致力焉。

近者羣以文章衰退歸獄學校尋其所指豈不曰絀於淫靡之辭游衍之章而已。

淫靡之辭非謂駢文可謂駢文之卑者爾

夫淫靡之辭徒拾藻采游衍之章或膚或宕既均傷理致與科學乖悟而故實之雜記虛聲之揣摩歲淺課多雖勞寡效且其口釋之易或轉不逮經傳彼之衰退正

所慶忭。轉用諛讓。得不冤誣。第衰退者將燿。而嬗化者安在。將欲
絀其故步。引諸新途。俾述事能達。抒情無造。外不匱於日常之需。
內以啓其好古之思。雖云難矣。可無究乎。

夫文章良楛畧與民族盛衰爲比例。隆古而還。魏晉以往。文運歷
久不替。正諸夏之揚厲也。自五胡雲擾。漸以不振。及南北末葉。淫
靡之辭。遂作唐興久之元。劉韓柳諸家相踵以起。雖宋法漸開。而
先則未墜。趙宋有國。惴惴遼夏。時則歐蘇王曾。義局于儒。言辭疏
于節制。兩漢典型去之日遠。游衍之章。自是昉焉。金元入主。斯文
幾絕。明一興而不昌。王李亦返古未遂。邇惟清世。樸學雅文相翼。
以起。斯爲特例。然自謙陋之士。科舉之徒。姑便宋文。易於成幅。八
家不倫之稱。義法自尊之說。苟有秉筆奉爲神明。宿義陳詞。千篇
一律。汪中李兆之徒。力欲返古。衆寡強弱。卒相懸殊。考其風習。知

清文之猶未大盛也。夫是二者消息之原，誠難妄揣。然苟詳觀盛世之文，自明衰世之不足紹盛衰。既辨黜伸，有則矣。

文與學術尤相表裏。南北末葉，歐蘇流派由學敝也。周秦以上文質相宣，學之盛也。六藝九流，國之菁英。雖非遠志之士，要當畧有誦習。今世所崇，莫如曾氏。彼固已有雜鈔，其徒黎氏且沿以正姚矣。至以高深爲沮，則豈惟不足言文，又未審教育之道。剛柔相成，中等教育，殊于小學，不專重利導，其於國文則尤貴強注，俟其貫通也。

神州學術之絀，端在正名辨物。孫卿墨翟比於亞里斯多德矣。以世多詭辨，萌而不植。自漢以還，羣流持論，條理日疏，說多疑似，勿可董理。極於三蘇父子，號爲馳騁，曲折窮究，筆勢而賊真，彌甚。流波風扇，被於人人，偶爾吐詞，盡乖軌則，漸及後生，雖入以科學，猶

難治療誠欲掃蔽景之翳樹立誠之鵠則後世論文不得率取其

他各體亦貴翔實

史論尤不可寓日本書惟甲集二卷畧取十餘篇尤願各校校長教師勿輕以論題課士

文出於學學生於政政成於民性故縱觀於一國推本其民性考其政之弛張斯知其文之薄厚衡覽於各國推本其民性由其政之本體斯得其文之骨幹歐洲民性富於樹立故政趨共和而文多社會之作吾民之性毗于倚怙故政尙一王而文多國故之作多社會之作者人勤于事業多國故之文者士化于虛榮班氏有言古之學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法也又曰祿利之路然也學興於斯文興於斯詔勅書疏之篇敷陳治術之作徧獵成編觸目皆是雖言乎國粹有足珍者而欲于政體更易之秋嫻輯發揮社會之文矯後學之傾嚮蓋不勝空乏之嗟已

學校課文多主近世。尤重應用。近代之文。既什九囿於歐蘇。又非

口釋獨易。已如上陳矣。

有某君者好以近代文爲言。適見其作一短札。僕謂之曰。觀君札首二句云。折柳樊圃。古謂狂夫可謂近世文也。以較學而時

習之孰難解孰易解。又如有人讀此二句。何不逕讀詩經折柳樊圃。狂夫。翟翟二句。此雖近諛。然去實不遠矣。蓋近代人爲文。非有古詞不能自立。文之難解易解。要別有在。豈以古今異乎。所

稱應用。慮指書牘。斯在學者。固僅爲鵠的之一。而今人書牘。稍可觀者。選詞結句。孰不師古。與挹其流。毋寧取源。若出市儈竈嫗所解。何煩課誦。況中等校生。皆自高等小學。其於短札。豈不畧習。長年授此。徒啓厭倦。至今時書牘程式。坊間別有專編。人第文句。明順一閱。即能做作。茲故別爲一冊。聊便生徒觀覽。

今又有說曰。古人文中義理。類多抵觸國情。皆應屏斥。斯尤未然。所云抵觸之文。當在學說政論。小學校生。誠不容先入。至中等校生。漸當明辨古今。是則奚諱。又況主旨。在文非以其學說政論。茲編於所云抵觸者。雖不敢多取。要其爲說。不容不辨。

詩者韻文之一。其起先于無韻。雖分流已久。而察其組織。猶深相出入。陶冶性情。又匪是莫賴。倚聲樂曲。則詩之流。雖勿責校生做製。要不得不閒事誦習。故歐西讀本。均有詩歌。惟雜次文中。究嫌凌亂。茲除甲集付以詠史詩詞外。畧取名篇。別爲一錄。如梅伯言古文詞畧之例。又以專編連授。學校所忌。因析爲二卷。付裝二冊。三冊之末。並製表注明。俾校長教師。知每週詩文並授之法。姚曾兩氏別類分門。學校讀本。殊於選集。雖求畧備。不復判次。惟贈序壽頌體不應。法不輕闌入。文貴約守。選集忌繁。講貫諷誦。費時尤夥。則每時字數。須畧有準。則文欲獲益。尤貴精熟。教師督促。利用考驗。亦不容無時。既於各冊目錄題下。標注每時字數。又按教育部中學第一表所列國文時數。定爲每週授文若干時。攷驗若干時。以使用者。

文旁圈點。雖前人陋之。實有助解說。茲編所著。尤間有微意。惟劃分段落。往往一篇之文。前人各異。茲除長篇外。暫皆不施用。俟註釋本中。折衷定之。至題下著圈夾者。以識必讀。單圈次之。圓點者。遇時數不足。時可畧。

刪節點竄。達者所譏。惟學校讀本。異於垂世行遠之作。甲集所收。或史志長篇。未克全誦。或名家論著。持義可取。而詞句未淨。刺取更定。間所不免。至於乙集。則惟間有刪節而已。

部章於中等學校。定授文字源流。文法要略。文學史。字學文史。皆爲專業。文法之書。羣謂無益。然皆列部章。固不得廢。茲於三者。一取簡約。合爲一冊。顏曰講義。別於讀本。亦豫定講授時數。並注明於課表。

國文故訓泛博。而學校藏書率寡。都市書館。亦鮮設立。教師攷索。

苦於無方。即有搜求口授。難備至生徒筆記。更易滋訛。今別編讀本。詳釋若干冊。教師學生皆便承用。

男女中學師範及中等工業商業皆同等之校。其於國文僅每年時數多寡畧異。本書雖爲中學編輯。然他校皆可通用。如或時數不足。可擇授之。其他校外之生。家塾之童。取此服習。較讀他本。獲益必深。

僕前在大學時。已發此編之想。畢業以後。教授各校。始事採擇。積四五年。旨趣屢易。稿亦數更。今遂奮成之。惟書籍無多。觀覽未博。取不如志。蓋所難免。以俟大雅教正。俾重訂焉。

民國三年五月劉宗向識於長沙宏文圖書社編譯所

全書總目

讀本第一冊 古今各體文

甲集一 近代文

甲集二 近代文

甲集三 古代文

讀本第二册 唐宋元明清文又近體詩及詞

乙集一 清文

乙集二 宋元明文

乙集三 唐文

別錄^上之 近體詩

別錄^下之 詞

讀本第三册 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文及古體詩

乙集四 後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文

乙集五 西漢文

乙集六 史記漢書節鈔

別錄二 古體詩

讀本第四冊 上古三代秦文

乙集七 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之文

乙集八 易經爾雅公羊穀梁禮記之文

乙集九 晚周諸子之文

乙集十 秦文

乙集十一 詩經離騷之文

乙集十二 古代文附錄

講義全一冊

第一 文字源流

第二 文法要畧

第三 文學史

附編全一冊

古今應用文

讀本詳釋若干冊

◎各年時數與讀本講義支配概說

部章中學校初學年國文每週七時除習字一時作文一時（一時作文太短可於每週法定時數外加一時爲每次二時）又除攷驗一時僅餘四時全年約四十週共得講授時間一百六十小時茲定以八小時授甲集近代文凡八首以八十小時授甲集近代文凡一百零九首又以七十二小時授甲集古代文一百二十六首共文二百四十三首每小時不過三百言

次學年時間同上定以四十八小時授清文二十七首以三十小

時授宋元明文一十八首。以三十四小時授唐文二十首。以一十七小時授今體詩五十七首。以九時授詞二十首。凡一百三十八小時。共授文詩詞一百四十二首。每小時不過三百言。又部章第二年應授文字源流。茲以二十小時授畢。

三學年部章國文每週五時。除作文一時。尚餘四時。全年約四十四週。共得講授時間一百六十六小時。茲定以三十小時授後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文十九首。以二十六小時授西漢文十四首。以五十一小時授史記漢書節鈔十二首。以三十三小時授古體詩三十首。凡一百四十小時。共授文詩七十八首。每小時約二百七十言。又部章第三年應授文法要畧。茲以二十小時授畢。

末學年時間同上。定以二十三小時授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之文八首。以三十九小時授易經爾雅公羊穀梁禮記之文二十七首。

以四十三小時授晚周諸子之文八首。以七小時授秦文三首。以二十二小時授詩經離騷之文九首。以四小時授古代文附錄四首。凡一百三十八小時。共授文五十九首。每小時約二百三十餘言。又部章末學年應授文學史。茲以二十小時授畢。

◎國文子目每週分占時數表

●初學年 每週七時

全年四十週 國文讀本⁴ 國文習字¹ 國文考¹ 國文做¹

●次學年 每週七時

前二十週 國文讀本⁴ (每週三時授) 國文習字¹ 國文考¹ 國文做¹

後二十週 國文讀本³ (每週二時授) 國文講義¹ 國文習字¹ 國文考¹

國文做¹

●三學年 每週五時 以下二年不必習字亦無庸每週考驗故均不特列時數

前二十週

國文

本讀⁴

(每週三時授
文一時授詩)

國文

作¹

後二十週

國文

本讀³

(每週二時授
文一時授詩)

國文

講¹

國文

作¹

●末學年

每
五時週

前二十週

國文

本讀⁴

國文

作¹

後二十週

國文

本讀³

國文

講¹

國文

作¹

注意一

如每年不能得四十週授課。則遇讀本題下有圓點者。不授。

注意二

凡授詩之年。每一週。不得連授二小時。

注意三

凡做作國文一時不足。可將其時間支配於某日之末。以便延長。

注意四

此照中學校時數列表。如他校用此書。可做表增減支配。

課表上分注國文門子目舉例

土	金	木	水	火	月	日/學/時 曜/科/間
		國文 本讀		國文 本讀		九至十
		國文 義講		國文 本讀		十至十一
	國文 驗考					十一至十二
			國文 字習			一至二
						二至三
國文 作做						三至四

國文讀本第一冊詳目

初學年用

甲集一 近代文

都八首預計八時授畢

獎廉恥

顧炎武

294

1

許孝子傳

吳敏樹

201

1

敬題家慈紡績授經圖

錢陳羣

203

1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方苞

376

2

家訓一則

同上

256

1

家人箴二首

方孝孺

157

1

傷仲永

王安石

235

1

甲集二 近代文

都一百零九首預計八十時授畢

黃帝開國

通志三皇紀

211

1

堯禪舜

通志五帝紀

220

1

論君主持有師保 通鑑綱目前編夏亡 291 1

禹治水 通鑑輯覽卷二 179 1

殷三仁 通志三王紀 拜箕子墓 魏時亮

夷齊廟 錢大昕 294 1

周民逐王 通志三王紀 199 1

孔子世家議 王安石 孟廟 黃子雲 214 1

衛鞅變法 資治通鑑周紀 463 2

趙武靈王胡服 同上 368 2

論春秋戰國之變 顧炎武 448 2

秦滅齊并論 通鑑秦紀 儀秦 高啓 274 1

論秦禁淫俗 顧炎武 281 1

始皇求仙 通鑑綱目 祖龍引 朱瑄 督亢陂 趙愈 項王廟

論漢高徒韓王信王太原 王夫之 1
彭城道中 秦文超 231

使劉敬和親匈奴 通鑑漢紀 1
王昭君 劉獻廷 274

武帝遣張騫使月氏 通鑑漢紀 239 1

蘇武還自匈奴 輯覽 1
題李陵泣別圖 袁凱 272

劉歆奏上七畧 通鑑漢紀 299 1

王莽篡漢 同上 289 1

嚴光 通志隱逸傳 299 1

安息 天竺 通志四夷傳 295 1

大秦 同上 278 1

論管寧爲學 王夫之 281 1

劉備三顧諸葛亮 通鑑漢紀 518 2

鄭元傳 通志列傳 述古顧炎武 505 2

論漢魏風尚之變遷 同上 262 1

赤壁之戰 通鑑漢紀 1151 4

論東漢教化風俗 通鑑漢紀 573 2

弔諸葛武侯賦 劉基 昭烈廟 何景明 267 1

郭欽疏請徙戎 通鑑晉紀 151 1

論正始風尚之流毒 顧炎武 265 1

論山濤勸嵇紹仕晉 同上 293 1

王導輔瑯琊王 通鑑晉紀 246 1

祖逖渡江 同上 咏陶侃 錢大昕 238 1

淝水之戰 通鑑晉紀 1061 4

論魏主崇信道教 通鑑宋紀 論魏議選調 通鑑齊紀 226 1

論六代時父子之倫 王夫之 273 1

高祖請兵突厥 通鑑唐紀 回紇傳贊 新唐書列傳 257

乾陵 趙翼 題明皇幸蜀圖 陸游 老聃 汪穉 令公來 李東

陽咏史樂府 272 1

方鎮表序 新唐書表 180 1

波斯 新唐書西域列傳 大食 通志四夷傳 272 1

日本 新唐書東夷列傳 299 1

論唐安史後亂臣之以利陷軍士 王夫之 298 1

論桑維翰勸石敬瑭賂地契丹求帝 同上 229 1

論宋祖從趙普諫不取幽州 同上 287 1

論宋變五季之俗 顧炎武 174 1

神宗用安石 續資治通鑑宋紀 題元祐黨碑 倪元澍 讀宋史方

外成鷺 290 1

爲隆祐太后草詔 汪藻 292 1

兀朮走 亮 257 1
金字牌
三字獄 李東陽咏史樂府
送人使虜 陳

從祀五臣詔 宋理宗
象山陸先生贊 趙汾
謁朱子祠 沈歸愚

181 1

論宋季恥議和 錢大昕 296 1

崖山之敗 續資治通鑑綱目宋亡 464 2

殺文天祥 續資治通鑑元紀
文信國公祠 趙翼 261 1

却聘書 謝枋得 298 1

命郡縣立學校詔 明太祖
太祖本紀贊 清勅修明史 269 1

靖難 北狩 三大功 惜江陵 東林黨 哀應

山 五人墓 尤侗明史樂府 572 2

思宗殉國

明史紀事本末甲申之變

593

2

明吳三桂迎滿洲入關

輯覽卷一百十八

雜感 吳偉業

505

2

明季咏史

張篤慶

秦淮雜詩

王士正

史閣部墓 沈歸愚

哭主

拜壇桃花扇樂府

253

1

爲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黃道周

294

1

與俄國議定疆界之碑

徐元文

251

1

國初東南靖海記

魏源

265

1

論中國未能洞識洋情

薛福成

271

1

小學校學生相和歌五首

黃遵憲

295

1

甲集三 古代文

都一百二十六首 預計七十二時授畢

孔子合葬

晉獻公殺申生 禮記檀弓

232

1

曾子寢疾

同上

153

1

子夏喪其子 同上 137 1

孔子蚤作 同上 169 1

有子問於曾子 同上 274 1

子游問喪具 晉獻公之喪 同上 252 1

文伯之喪 吳侵陳 同上 180 1

知悼子卒 同上 220 1

公叔文子卒 戰于郎 同上 188 1

孔子過泰山 魯人有周豐 同上 210 1

延陵季子 齊大饑 同上 201 1

晉獻文子成室 仲尼之畜狗死 陽門之介夫死 同上

207 1

孔子之故人 趙文子 同上 226 1

虞叔有玉 齊無知弑君 左傳 200 1

楚入蔡 伊川野祭 同上 153 1

介之推 鄭子臧 同上 278 1

宋華元敗績 同上 227 1

鄭子家弑君 楚圍宋 同上 277 1

晉侯觀于軍府 同上 220 1

晉侯孺卒 同上 206 1

祁奚請老 葬曹平公 同上 247 1

晉殺楊食我 同上 284 1

吳入郢 同上 195 1

宋萬弑君 春秋公羊傳 224 1

風雨 子衿 詩經鄭風 陟岵 詩魏風 217 1

無衣

詩秦風

衡門

詩陳風

常棣

詩小雅

254

1

谷風

蓼莪

同上

234

1

季氏將伐顓臾

論語

274

1

長沮桀溺

叔孫武叔二章

同上

280

1

孟子謂齊宣王

齊人有一妻一妾

孟子

276

1

淳于髡

萬章問百里奚

同上

283

1

舜發于畎畝之中

桃應問瞽瞍殺人

同上

228

1

社鼠猛狗

晏子春秋

225

1

楚王戲晏子

燭鄒亡鳥

同上

298

1

非攻

學墨戰死

墨子

267

1

堂上不糞

璇玉瑤珠

南郭惠子

荀子

162

1

神龜

鶻雛

莊子

204

1

鮒魚 發冢 同上 223 1

愚公移山 列子 261 1

陽虎樹人 子產晨出 以矛陷楯 韓非子 266 1

是非之經 呂氏春秋 224 1

靈公虐 范文子莫退 國語 178 1

知宣子以瑤爲後 知襄子爲室美 同上 216 1

應侯曰 靖郭君 戰國策 241 1

鄒忌修八尺 同上 259 1

昭陽爲楚伐魏 同上 260 1

孟嘗君 同上 199 1

齊人見田駢 宣王問羣臣 同上 250 1

蘇秦之楚 獻不死之藥 同上 196 1

天下合從 同上 196 1

田需貴于魏王 龐葱與太子質于邯鄲 同上 241 1

蘇代爲燕說齊……趙且伐燕 同上 263 1

國殤 禮魂 楚辭屈原 153 1

漁父 同上 210 1

槐江之山 洞庭之山 山海經 235 1

巢父 老萊子 高士傳 224 1

越裳氏來朝 竹書紀年 西王母 穆天子傳 266 1

赤雀銜書 七經緯纂 鈕商獲麟 論語識 224 1

說齊宣王 孟子外書孝經 237 1

憂心悄悄 日就月將 韓詩外傳 177 1

謀夫孔多 同上 180 1

綿綿翼翼 同上 186 1

萬物自然 淮南子 292 1

郭氏之墟……葉公好龍 新序 254 1

親老不擇祿……楚弓楚得 說苑 181 1

物有短長……三死非命 同上 220 1

曾子受杖……慎所與處 家語 261 1

漁父自沈 吳越春秋 298 1

吳宮試戰 同上 282 1

句踐事吳 同上 298 1

筮篋引 古今注……漢武思李夫人 拾遺記 250 1

佛說經四章 漢西域沙門譯佛說四十二章經 220 1

國文課本

讀本第一冊

甲集一

近代文

都八首

明顧炎武獎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四者之中。恥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

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闍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清吳敏樹許孝子傳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名伯泰。康熙間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湘。溺死洞庭中。其夕。母見伯泰來。飲已。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呼伯泰家人告。未至。始言夢已。乃知伯泰死也。吳敏樹曰。孝子之爲孝也。豈不悲哉。方其犯風泛舟。意急歸。誠不知擇。及溺以死。魂魄猶切切以母病爲急。何其孝也。世之人子。或父母病篤。漠然若無有。而許君獨至於此耶。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窮耶。

夫許君之孝。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

清錢陳羣敬題家慈紡績授經圖

母兮兒饑。終朝誦讀。不可以爲粟。母兮兒寒。終夜伊伊。不可以爲衣。

解一秋夜長。秋月白。母曰。嗟。汝父行役。兒不學。我廢績。廢績婦所羞。不

學人所惜。紬之繹之。永今夕。誰予和鳴。促織解二促織鳴。絡緯聲。桁上

衣。手中絲。手中絲。盤中餐。兒母啼。飢母號。寒爲誦。孟子終七篇解三昔

孟有母。恃兮實怙。汝今不勤學。我何見汝。父他日。父歸行見撻。汝撻

汝。猶可。母棄先人緒。譬厥紡千萬縷。一失理。紛莫數。思之。思之。淚下

如雨。解四兒跪膝下。將母勿怒。兒請卒業。然後寢處。奇文難字。母訓母

詁。英聲華詞。是獵是咀。母曰。樂哉。天實助予。聖賢在上。實聞兒語。解五

清方苞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畧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

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述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其求仲也，出塞抵寧古塔豪家，以情請。豪隘之，乃冒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捶其面，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沍寒，夜經大臥磯，行者皆墮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間，多就而禮貌之。紹先赧然，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魯論。父母之年，章也。嗚呼！人知有父母，則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聖人知崇如天，故能帥天地之性，視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恩薄於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是也。

而俗之偷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紹先所爲甚庸無奇而名稱以動於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省也

清方苞家訓一則 某侍御 〇

兄弟宗族之相疾近起於各私其妻子遠則貧賤富貴之相耀也吾幼時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西道桐歸祭於宗祠自監司以下皆來賓主祭者侍御之從兄也爲庶人不得服輿馬侍御以驂從僕隸擇駿者乘侍御軼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立命取杖衆皆進曰吉禮成執事者有不共願以異日治之曰過由執事者則舍之矣侍御遂自弛冠服伏地受杖杖已曰吾不予杖是使汝負詬於鄉鄰也且汝惟心懈故至此汝持使節一路數千里待命焉而心常外馳能無誤人身家事乎侍御怡色受教冠服禮賓兄弟各盡歡嗚呼此吾宗所以勃興也近世骨肉恩薄其賢者乃以文

貌相屬而汎汎然如途人盛衰之本爲子孫者可以鑒矣。

明方孝孺家人箴二首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於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學務厚己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爲惡愛之爲偏疏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僞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

順天絕私

宋王安石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並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

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攜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甲集一終

國文課本

讀本第一冊

甲集二一 近代文

都一百零九首

宋鄭樵通志三皇紀黃帝開國

黃帝軒轅氏亦曰地皇亦曰有熊氏少典娶于有蟻氏孕二十四月而生帝於壽邱本姓公孫以長于姬水故改姓姬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年踰十五聰明無不徇通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暴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於是修德振兵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爲亂獨伯天下莫與之爭衡帝乃徵師諸侯以中黃直爲將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蚩尤戮於中冀諸侯咸尊之代神農氏爲天子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

涿鹿之阿。

通志五帝紀堯禪舜○

堯有子十人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應嗣堯以年老欲巽位而丹朱嚚訟不可授乃以天下授許由許由不受乃訪諸四嶽嶽曰有鯀民曰虞舜瞽瞍之子父頑母嚚弟傲舜以孝道諧其家使不至於惡堯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封之有虞而爲諸侯歷試三年知舜之德以爲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陶唐氏之世俗熙民泰有老人擊壤而歌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故仲尼稱之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明南軒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夏亡 論君主恃有師保○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孟子固已言禹薦益於天。未嘗不以官天下爲心。異時謳歌朝覲。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啓。幸而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啓之後。則循習而以傳。子爲當然矣。未幾而太康失邦。釀成羿浞之禍。夏統中絕者四十年。非繼以少康之賢。禹之宗祀。不其殆乎。陵遲至於履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前定也。而嫡不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師保之說。昉於商書。湯尹之所以汲汲焉。旁求俊彥。啓迪後人者。其慮固深遠矣。大抵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數。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才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者。誰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爲亢世子之法哉。厥後二君。卒克紹前烈。爲商周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

清勅纂歷代通鑑輯覽卷一 禹治水 ●

帝堯六十有一載。洪水滔天。時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江淮流通。無有平原。高阜。帝求能治水者。四岳舉鯀。帝乃封鯀爲崇伯。使治之。鯀乃大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七十有二載。舜攝位。殛鯀於羽山。乃命禹爲司空。使續父業。禹與益稷同受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禹乘四載。行山表木。勞身焦思。以水之患。莫大於河。濟次之。淮與江又次之。乃先治河。始壺口。瀕濟。自洸水。導淮。自桐柏。導江。自岷山。皆注諸海。是爲四瀆。四瀆修而民宅土矣。

通志三王紀 殷三仁 ◎

紂之淫虐。滋甚。微子數諫不從。欲死與亡。未能決。問於太師疵。少師彊。對曰。死而能安社稷。利國家。不恨。爲死死不能安社稷。利國家。不如亡。箕子又諫不聽。人曰。可以去矣。對曰。知不用而言之。不智也。殺

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爲。人。臣。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爲。奴。隸。鼓。琴。以。見。志。傳。之。者。爲。箕。子。操。紂。囚。之。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曰。爲。大。臣。者。不。諫。非。忠。也。不。死。非。勇。也。諫。三。日。不。去。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乃。剖。比。干。之。心。而。視。之。或。言。劓。剔。孕。婦。即。比。干。之。妻。也。微。子。曰。父。子。有。骨。肉。之。恩。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君。有。過。臣。三。諫。不。聽。義。可。以。去。矣。

明魏時亮平壤拜箕子墓并訪井田遺跡 ●

禹。範。留。西。土。孤。臣。獨。向。東。道。無。浮。海。歎。義。與。采。薇。同。舊。井。存。殷。畫。遺。黎。尙。古。風。荒。邱。平。壤。外。麥。秀。想。遺。宮。

清錢大昕夷齊廟 ●

古。貌。稜。稜。白。石。身。清。風。百。世。不。溜。磷。山。中。蕨。粉。明。于。雪。攜。到。空。祠。禮。聖。人。

通志三王紀 周民逐王○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召穆公虎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彰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莒。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與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王崩於莒。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立之。是爲宣王。

宋王安石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栖栖

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曷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清黃子雲孟廟◎

歇馬餘殘照。循牆謁闕宮。冠裳王者並。俎豆聖人同。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低徊撫松柏。惆悵仰龜蒙。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周紀 衛鞅變法◎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

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

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資治通鑑周紀 趙武靈王胡服招騎射 〇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至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馬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已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

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鄆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顧炎武論春秋戰國之變 ●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西狩獲麟。又十四年。魯哀公卒於有山氏。左傳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至此。凡一

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之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誠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道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直至東京。而風俗始稍復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間爲優矣。嗟呼。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

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資治通鑑秦紀 秦滅齊并論

◎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奸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彙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明高啓儀秦 ●

二子全操七國權。朝談縱合暮衡連。天如早爲生民計。各與城南二頃田。

顧炎武論秦禁淫俗 ○

始皇會稽刻石曰。節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緞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國語。自越王勾踐棲於會稽。惟恐國人。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傅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當時蓋欲民之多。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其風猶。

在故始皇爲之厲禁且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無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

宋朱熹通鑑綱目 始皇求仙○

初燕人宋無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清朱瑄祖龍引●

徐市樓船竟不還祖龍旋已葬驪山瓊田倘致長生草眼見諸侯盡入關

清趙俞督亢陂。

提劍荆卿勇絕倫。浪將七尺殉強秦。燕讐未報韓讐復。狀貌原來似婦人。

明王象春書項王廟壁。

三章既沛秦川。兩入關。又縱阿房炬。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上杯羹。棄翁媪。項王真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亦鼠。虎亦鼠。

明王夫之論漢高徙韓王信王太原。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闌入句注。保太原。自韓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漢久矣。請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爲漢和。而陰自爲降地。畜不逞。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

逞○非○石○敬○塘○則○耶○律○氏○不○橫○求○如○郭○子○儀○與○吐○蕃○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貳○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狡○焉○不○逞○之○強○帥○置○之○邊○徼○未○有○不○決○隄○焚○林○以○殘○劉○內○地○者○也○饑○鷹○制○犬○不○畜○之○樊○圈○而○軼○之○颺○飛○奕○走○之○地○冀○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清秦文超彭城道中○

天○子○依○然○歸○故○鄉○大○風○歌○罷○轉○蒼○茫○當○時○何○不○憐○功○狗○留○取○韓○彭○守○四○方○

資治通鑑漢紀 使劉敬和親匈奴○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

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因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清劉獻廷王昭君○

六奇已出陳平計五餌曾聞賈誼言敢惜妾身歸異國漢家長策在和番

資治通鑑漢紀 武帝遣張騫使月氏 ●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爲疆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

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爲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旣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爲大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通鑑輯覽卷十六 蘇武還自匈奴

◎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及陵降匈奴。單于使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

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人矣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謹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沾襟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向號哭嘔血旦夕臨數月及匈奴國內乖離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明袁凱題李陵泣別圖

上林木落雁南飛萬里蕭條使節歸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

資治通鑑漢紀 劉歆奏上七畧

劉歆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有輯畧有六藝畧有

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凡書六畧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敍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資治通鑑漢紀 王莽篡漢 ○

莽將即眞。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

通志隱逸傳 嚴光 〇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立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

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通志四夷傳 安息 天竺 〇

安息在蔥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悲懷。思土。故數有死亡者。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聞之。乃止。

天竺即捐毒國也。都臨恒河源。出崑崙。其水甘美。有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其國卑濕暑熱。人畏戰。臣屬月氏。俗修浮圖道。不殺生。不飲酒。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遂絕。桓帝延熹中。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六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

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面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魏晉世絕不復通。

通志四夷傳

大秦

○

大秦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王治安都以石爲城郭。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犀雞大貝木難車渠馬腦虎魄珊瑚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爲胡綾紺紋國貨。以金銀爲錢。安息天竺人與交市。海中利百倍。塗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希少。漢遣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恐之。遂止大秦。

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王夫之論管寧居遼東

管寧在遼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勿見或以寧爲全身之善術豈知寧者哉王烈爲商賈以自穢而逃公孫度長史之辟命斯則全身之術而寧不爲也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不可一日廢者學也舜禹不以三苗爲憂而急於傳精一周公不以商奄爲憂而慎於踐籩豆見之功業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下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於一人君子自竭其才以盡人道之極者惟此爲務焉有明王起而行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當天下

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功。亦大矣。繇此言之。則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寧持之也。寧之自命大矣。豈僅曰全身而已乎。

資治通鑑漢紀 劉備三顧諸葛亮

◎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通志列傳 鄭元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人。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樓上。元因從質問。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元家貧。客耕東萊。學者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末黨帝禁解。何進辟之。元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袁隗表爲侍中。以

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屣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明顧炎武述古錄一

六經之所傳。訓詁爲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蹟靡不舉。六藝旣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後代尙清談。土苴斥鄒魯。哆口論性道。捫籥同矇瞽。

顧炎武論漢魏風尚之變遷○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躡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不可不察乎此矣。

資治通鑑漢紀 赤壁之戰 ○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不能用。肅請得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君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悅。用肅計。進住樊口。

以上魯肅說
孫權迎劉備

曹操自江陵順流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于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

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東。甲。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豫。州。王。室。之。胄。英。材。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努。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

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以上諸葛亮爲劉備說孫權合力拒曹操

與其羣下謀之時曹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謂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願早定國計。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選三萬人。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以上魯肅周瑜共勸權定大計及權遣瑜

將兵合劉備以拒曹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幃幕上建旌旗預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火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靄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乃引軍北還

以上赤壁破操及操軍北還

資治通鑑漢紀 論東漢教化風俗 ○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旣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遙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大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旣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縣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

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讐。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明劉基弔諸葛武侯賦 ●

天地閉塞兮，聖賢隱淪。大旱焦土兮，龍無所用。其神當運命之厄窮兮，堯舜且猶有極。委厥軀以隨化兮，亦哲人之所戚。彼狂狷之縱悖兮，履羿莽以滔天。亂淪汨典兮，流毒爲淵。夏少康之不作兮，時又無湯與武。蕨薇不可以食兮，焉畷畷而獨處。瞻三顧之疑惘兮，躡高光之所爲。鳳凰非梧桐不棲兮，于嗟去此其安歸。瞻星芒於涓濱兮，豈皇天之叛渙。日昃不可使再中兮，指桓靈而慨歎。昔尼父之不逢兮，寓斧鉞於春秋。誅姦邪於旣死兮，開日月之昧幽。般紛紛以攘奪兮，世不以之爲殃。民彝泯滅，猶一髮兮。微斯人其孰明，覽出師之遺表兮。涕淫淫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兮。邈英風於萬古。

明何景明昭烈廟 ●

漂泊依劉計，間關入蜀身。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峽路元通楚，岷江不向秦。空山一祠宇，寂寞歲華春。

資治通鑑晉紀 郭欽疏請徙戎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顧炎武論正始風尚之流毒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即諸賢爲之倡

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宋書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元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乎時流而竺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爲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羗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顧炎武論山濤勸嵇紹仕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

也。昔者稽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自正始以來。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旣爲邪說之魁。遂使稽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矣。

資治通鑑晉紀 王導輔瑯琊王。

桓彝避亂過江。見瑯琊王。睿微弱。謂周覬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覬曰。向見管

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頽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資治通鑑晉紀 祖逖渡江○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

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饋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鑪。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錢大昕咏陶侃○

運甓渾無事。孤忠判致身。天門折翼夢。謗史恐非真。

資治通鑑晉紀 淝水之戰○

太元八年秋。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堅不聽。八月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

始達成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以上秦之遣兵備禦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游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以上戰役前謝安之鎮靜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
攻之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
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
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
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
序來說謝石等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
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謝琰
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梁
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
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於是謝石等諸軍
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
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慄然始有懼色

上以

謝玄從朱序策遣劉牢之
敗秦兵於洛澗並斬梁成

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來奔，復取壽陽。以上謝玄等大破秦兵於肥水，斬苻融。

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

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以上苻堅投慕容垂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以上謝安得驛書

資治通鑑宋紀 論魏主崇信道教 ●

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反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咒之術。至寇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智。如謙之者。其爲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資治通鑑齊紀 論魏議選調 ○

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王夫之論彝倫之關繫與亡 ○

晉宋以降。國法圯。大倫斲。而廉恥喪。非一日矣。周札應王敦。而與卞壺桓彝同其贈恤。王謐解天子璽綬以授元。元死反歸任三公。天討不加。而榮寵及之。數叛數歸。覲顏百年。而六易其主。無惑也。如是者。宜速亡。而其君猶能傳及其世。其士大夫猶能全其族者。何也。蓋君臣之道。雖喪。而父子之倫。尚存也。元凶爲逆。孝武旣討敗之。蕭斌解甲帶白幡來降。逆潛就江夏王降。但問來無晚乎。固自謂得視王謐。

也。而孝武伸法誅之。於是人知覆載不容之罪。無所逃於上。刑人理之。不絕於天下。恃此也。延及齊梁。父子之倫。獨重。梁武於服除。入見者。無哀毀之容。則終身坐廢。故以區區孱弱之江左。能擁衣冠而抗方張之拓拔。自蕭正德。蕭綜。捐父事賊。無正天誅者。然後江東瓦解。以漸滅。興亡之故。繫於彝倫。豈不重與。

資治通鑑唐紀 高祖請兵突厥 ○

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宋歐陽修宋祁奉勅撰唐書列傳 回紇傳贊 ○

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服而臣之。肅宗用

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刳平涼。敗上將。空破西垂。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清趙翼乾隆

一番時局。牝朝新安。坐妝臺。換紫宸。臣僕不妨居妾位。英雄何必在男身。林巒赭豈媧皇石。風雨陰疑妒婦津。同穴橋陵應話舊。曾經共輦洛陽春。

宋陸游題明皇幸蜀圖

天寶政事何披猖。使典相國胡奴王。弄權楊李不足怪。阿瞞手自裂。

紀綱八姨富貴尙有理何至詔書褒五郎盧龍賊騎已洶洶丹鳳神
語猶琅琅人知大勢危纍卵天稔奇禍如崩牆臺省諸公獨耐事歌
詠功德卑虞唐一朝殺氣橫天末正馬西奔幾不脫向來諂子知幾
人賊前稱臣草間活劍南萬里望秦川行殿春寒聞杜鵑老臣九齡
不可作魚蠹蛛絲金鑑篇

清汪繹老聃 ●

仙李蟠根天上栽玄元皇帝廟崔嵬神仙不作兒孫計一任張巡慟
哭來

明李東陽咏史樂府令公來 ●

令公死回紇至今公來葛羅拜後卻三軍前一騎回紇盟吐蕃退令
公度量包天地君不見長安城章敬寺眼中那有軍容使

唐書表 方鎮表序 ●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有弊有漸。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然哉。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

唐書西域傳 波斯 ●

波斯居達遏水西。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爲國號。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麴。揉蘇澤。彫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祇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髮。衣不剖襟。婦辮髮。著後戰乘象。斷罪不爲文書。決於廷。凡死棄於山。服閱月餘。氣常歊熱。

地夷漫。知耕種。畜牧。

通志四夷傳 大食 ●

大食。唐永徽中遣使貢獻。云其國在波斯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記爲王。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敬事天神。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

唐書東夷傳 日本 ○

日本古倭奴也。在海中島而居。自言初王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彥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治

太和州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長安元年其王文武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花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買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田鼂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貞元末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俱還詔可

王夫之論唐安史後亂臣之以利陷軍士◎

唐自安史後稱亂者繼起至德宗之世人亦厭之故田悅李惟岳朱

滔李懷光之叛將吏士卒皆有不願之情然卒爲所驅者以利。陷之也。田緒殺田悅慮將士不容乃登城大呼許緡錢千萬而三軍屏息李懷光欲奔據河東衆皆不順而許以東方諸縣聽其俘掠於是席捲渡河嗣後凡據軍府結衆心以擅命者皆用此術然利盡人離旋以自滅蓋亦盜賊之算而已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夫君子豈不知人情之且然哉乃得天下而不爲身可死國可亡而必不以此訴合愚賤之心者則所以定天下之志而安其位也以利動天下而天下動動而不可復止有涯之金粟不足以填無涯之谿壑故唐之亂無已期至於五代天子且以賄得延及宋而郊祀無名之賞幾空帑藏舉天下以出沒生死於錢刀嗚呼誰生厲階意者其天乎是故孟子三斥梁王其功信不在禹下也。

王夫之論桑維翰勸石敬瑭賂地契丹求帝○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爲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當之。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恃士馬之彊。而知李從珂淺輒。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遽從其策。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衣冠禮樂。驅以入於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外禍無已。人胥爲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爲秦檜之嚆矢與。

王夫之論宋祖從趙普諫不取幽州。

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帝辯遂窮。夫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

矣。能奪之強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況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逆料後無良將而靳復其故宇抑將料子孫之無令人而早舉中夏投之戎狄與然以太祖之明終屈於其邪說也。則以幽燕者士馬之淵藪授之武人使拊河朔以瞰中原宗祏危矣。然漢之盧綰陳豨彭寵盧芳唐之安祿山劉仁恭父子皆旋起旋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闌入之禍迨朱溫屠魏博李存勗滅劉守光而後契丹長驅河汴莫之能遏此之不審四顧懷疑則口給之言入耳而警心卒之畫河自守貽六百年生民之禍嗚呼是可爲天下萬世痛哭無已者也。

顧炎武論宋變五季之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

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嚮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剗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宋紀神宗用安石○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不可。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濶。若使爲政。恐多變。更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帝又問孫固。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用安石。

明倪元璐題元祐黨碑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石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清方外成鷺讀宋史偶筆

從來吾道本虛公，
誰蜀何因有異同。
端禮門前書姓氏，
原來都在黨人中。

宋汪藻爲隆祐太后草詔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
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
誣及宗祏，謂三

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懷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李東陽咏史樂府 兀朮走

金字牌

三字獄 ○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卻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華人頓足胡兒喜。君不見和尙原頭走禿胡。天爲中原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迴。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三陟幽薊已復無。江淮讐虜和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嗟晚矣。朋黨謫天下。惜惜不惜。貶李迪三字獄。天下服。服不服。殺武穆。姦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真無權。崖州一死差快意。遺恨施郎馬前刺。宋陳亮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漫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水調歌頭

宋理宗從祀五臣詔 ●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元趙汾象山陸先生贊 ●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清沈歸愚紫陽山謁朱子祠 ●

昔年子朱子。讀書紫陽峯。肩承程周緒。孔孟日再中。致君本誠正。樂道隨窮通。邪正不兩立。宵小羣相攻。占遯守恬退。行藏斷諸衷。至今小山名。仰止如華嵩。我來講學地。瞻拜攄虔恭。自慙讀公書。理境猶

未融研摩干祿學。缺略反已功。行當勵老年。還思鼓衰慵。

錢大昕論宋季恥議和。

宋與金讐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甚力。爲後世話。厥後張浚韓侂胄志在恢復。迄無成功。及金爲蒙古所困。眞西山請絕其歲幣。嗣是金人連歲犯邊。以垂斃之。金與宋決戰。宋猶未能得志。弱可知矣。然則前之主和。以時勢論之。未爲失也。元與宋無讐。入蔡之役。孟珙會兵分金主函骨。以歸。稍雪靖康之恥。是元且有德於宋。勢當和理。亦當和。而全子才趙葵首倡收復三京。宰相鄭清之力主其說。橫挑強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並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賈似道援郢。遣使蒙古。請稱臣納幣。乃得退師。既而盡諱其事。幽囚郝經等。置和議不問。致蒙古興問罪之師。其曲在宋。不在蒙古。我弱彼強。彼又先遣使。而必不肯

主和以速其亡。蓋由道學諸儒恥言和議。廟堂習聞迂濶之談。而不知理勢之不可同日語也。

明勅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宋亡厓山之敗

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

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巖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續資治通鑑元紀 殺文天祥

◎

帝召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我當以汝爲相。天祥曰。受宋恩爲宰相。安肯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麾使退。左右

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於燕京之柴市。俄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至柴市觀者萬人。臨刑殊從容。問市人曰：孰南面？或有指之者。即向南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有贊曰：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作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死之日。大風揚沙。帝歎曰：好男子。不爲吾用。殺之誠可惜也。天祥妻歐陽氏曰：我夫不負國。我安能負夫。遂自剄死。天祥二子俱亡。

清趙翼文信國公祠 ●

三百餘年養士恩。故應未造澤。猶存半生聲。伎勤王散一代科名死。事尊滿地白翎人。換世空山朱鬪客。招魂笑他北去留。承旨也是南朝一狀元。

宋謝枋得却聘書 ○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

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含糲於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盡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寶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明太祖命郡縣立學校詔 ●

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污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矧兵亂以來人習鬪爭鮮知禮義朕統一天下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盡延天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作養士類

清勅修明史本紀

太祖本紀贊

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智乘元末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有未也懲元政廢弛治尙嚴峻而能致禮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教正後宮名義內治肅清禁宦豎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用此子孫承業二百餘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蒙澤尙如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

清尤侗明史樂府

靖難：北狩；三大功：惜江陵
東林黨：哀應山；五人墓

七國反。誅家令。灌將軍出山東定。北平起。討齊黃。曹國公往金陵亡。
建文君。非景帝。幽王亦非吳王濞。靖難雖然百戰功。成敗何常總。天。
意太祖生男二十五。爲王爲庶知誰主。燕子高飛上帝畿。紇干凍雀。
無毛羽。可憐高煦亦英雄。頃刻燒死銅缸中。
靖難

大明天子雲端坐。誰人推向沙場墮。窩兒帳外黃龍臥。赤光籠罩望。
如火。七先耶伯顏耶大同賽刊耶。今日宰牛明日宰馬。大婦唱歌小。
妻洗竿。風吹草低。羣駝盈野。送君還歸羣呼者者。君不見周驪山魯。
鸚鵡。青衣行酒。煦懷辱五國中。徽欽哭。
北狩

涖頭寨。大兵敗。鄱陽湖。宸濠俘。思田府。蘇受撫。三大功。推王公。仙非。
仙禪非。禪學聖。學覺後。覺爵世。封祀瞽宗。彼邪說。肆媒孽。我耳冷。爾。
眼熱。
三大功

兩婦人。一孺子。十歲。官家誠難事。朝講書。夕讀史。十年宰相多深計。當時司禮。耽耽視不爲。振瑾亦幸耳。惜乎奪情犯不韙。母八座兒及第。薰天勢權無二。太岳先生且休矣。豈知一聲色。勃如霍氏禍。從驂乘始。惜江陵

漢君宗。唐牛李。洛朔蜀。皆君子。朋黨論。東林起。宦官傳。相終始。東林講學固迂儒。東廠要典豈聖書。錦衣衛中殺直士。國子監傍祀刑餘。椒山已入張經獄。楊左還隨廷弼族。朝署方將門戶爭。市曹自爲封

疆戮。

東林黨

應山椒山之後身。大聲偉貌如天人。手扶幼主出宮門。呵叱羣鬼不敢噴。忠賢大罪二十四。當如守忠即安置。言未脫口頭先碎。血衣裹屍無葬地。臣死上訴高皇帝。哀應山

閭門轟轟來緹騎。吏部挺身就拘繫。滿城罷市相呼至。校尉銀鐺聲

何厲東廠逮官乃無忌閼然一擊羣狐斃願與周公同入地顏佩章自奇士一時五人爭徇義後人瘞之虎邱寺劍池月明魂魄毅君不見魏與崔斲棺斬屍揚其灰松耶柏耶安在哉惟有五人之墓長歲巍五人墓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甲申之變

思宗殉國

○

懷宗崇禎十七年三月丙午申刻彰義門啓自成率羣賊大隊疾驅入沿途賊恣殺掠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闌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

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槍。雜內豎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闔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僞。

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不知內臣持殊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

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八 明吳三桂迎滿洲入關◎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於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越關外。三桂懼乞降。於清求共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三桂復請速進兵。遂即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柵。清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關出迎。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爲識。使之先驅。遂入關。

時賊衆皆多歷戰陳殊剽悍陳於關內自北山亘海清軍布陳不能橫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陳尾伺其氣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陳既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鬪圍開復合戰良久清軍從三桂陳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兩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爲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清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乃悉鎔所考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贏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於武英殿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五月清軍定京師

清吳偉業雜感 錄一

武安席上見雙鬢血淚青娥陷賊還只爲君親來故國豈因女子下
雄關取兵遼海桑維翰得婦江南謝阿蠻快馬健兒無限恨天教紅
粉定燕山

清張篤慶明季咏史

錄一

羽書百道起黃塵一馬臨江入紫宸國恥不言教戰士時危亟欲選
才人空餘跋扈桓宣王豈有勤王溫太真燕雀巢堂朝夕計延秋門
外走踐踐

清王士禎秦淮雜詩

錄一

新歌細字寫冰紈小部君王帶笑看千載秦淮嗚咽水不應仍恨孔
都官

沈歸愚史閣部墓

冠葬衣處

閣部餘丘壠碑文筆有神蟲蛇殘四鎖冠劍葬孤臣一死人長在千

秋草不春忠魂弔蘿石南北並成仁

清孔云亭桃花扇樂府二首 ●

哭主 左良玉

(勝如花) 高皇帝在九層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
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
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
稷蒼生

拜壇 史可法

(朝天子) 萬里黃風吹漠沙何處招魂魄想翠華守枯煤山幾枝花
對晚鴉江南一半殘霞是當年舊家孤臣哭拜天涯似村翁歲臘似
村翁歲臘

明黃道周爲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

皇帝致書益王殿下。興居千福。甲申而後。星漢初回。留都不競。復驚我孝陵。移我鐘簋。自晉宋以來。禍變爲烈。我殿下聞之。爲輟餐廢寢。頓足思奮也。朕自龍江出渡錢塘。爲閩浙藩鎮。諸大臣之所推挽。不能造膝商興復之務。顧念江南蘊義。摠忠能光我帝室者。獨有殿下耳。虜氛雖騰。天命未改。我兄弟既輯睦。無長沙東海之釁。諸宗茅土亦無復聖公益子之事。此太祖神靈累朝。惠澤沁於人心。不可誣也。顧以朕區區。悉率二鄭閩粵之師。精銳可戰者。尙未滿六七萬。誠欲約撫昌之。卒下於罌子。章贛勁士萃於鄱陽。不知誰當與謀者。虔臺李永茂。吾之故人。亦頗相聞乎。廣信吾之北門。未有能操其鎖鑰者。行當於此會。大江左右之士。無衣之賦。可朝發而夕逮也。嗚呼。吾家宗社。豈可殄於逆胡。太祖聲靈。幸猶存於謠覲。何以教我。毋靳惠風。行人不具。冀悉鄙懷。

清徐元文與鄂羅斯國議定疆界之碑。

皇帝撫有天下。殊方重譯。罔不賓服。師武既揚。文教亦訖。蕩蕩巍巍。以成大一統之治。惟鄂羅斯國。在黑龍江西北陲。夙嘗通使效貢。後其邊人弗戢。潛入雅克薩築城以處。擾我屬部獵戶。使我獵戶弗安厥居。於是廟謨柔遠。先之以文告。既不共命。則移偏師攻其城。克之。惟皇帝德並天覆。神武不殺。所獲之俘。悉縱。悉遣。且資之舟車。餼糧。俾返其所。王旅旣旋。抄略未已。用興師復圍其城。彼乃遣使講好。請定疆域。康熙二十有八年夏。皇帝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至於尼布潮之地。宣布德意。鄂羅斯國使者費岳多羅。額里克謝等。皆悅服。相與畫疆定界。使我邊人與其國人。分境捕獵。期永永輯睦。無相侵軼。約旣定。勒之貞石。以昭大信。垂諸久遠。

附錄條文

一 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有石大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一帶流入烏龍江之溪河盡屬我界其以嶺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國界

一 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爲我屬河之北岸令爲鄂羅斯屬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

一 雅克薩之地額羅斯所治之城盡行除毀所居鄂羅人民及諸物用聽撤往察汗汗之地

一 兩國獵戶人等毋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拏送所在官司準所犯輕重懲處若十數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行正法雖有一二人犯禁彼此仍相和好毋起釁端

一 從前我大清國所有鄂羅斯之人及鄂羅斯國所有我大清國之人仍留如舊不必遣回嗣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

一 和好既定以後一切行旅有準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清魏源聖武記 國初東南靖海記 ○

自·上·世·以·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即·漢·之·樓·船·浮·海·擊·甌·越·朝·鮮·
魏·青·州·軍·自·海·道·討·公·孫·度·劉·裕·遣·兵·自·海·道·襲·番·禹·唐·自·東·萊·渡·
海·趨·高·麗·皆·僅·濟·師·于·海·道·而·非·交·戰·于·海·中·以·元·大·祖·之·兵·力·而·
十·萬·兵·舶·覆·于·日·本·惟·明·則·太·監·鄭·和·騁·兵·舶·于·西·洋·鄭·成·功·奪·紅·

夷之島國。彼二鄭者。固中國之一奇也。方其請漳泉。請海澄。何異于西夷之索港口。犯溫台。犯金陵。何異于西夷之闖內地。而薙髮之令。何異于今日之烟禁。國初所以制之。不過遷沿海棄舟山。以斷煽濟。而杜牽制。卒駭喙喘息。而不敢復獮。誠能以薙髮之制。禁烟以清野之法。斷接濟以堅壁之法。禦火攻。烟可不遏。自絕。寇可不戰。自困。是之謂以守爲戰。以守爲欵。以內修爲外攘。故著國朝防海家法。可考者於篇。

清薛福成論中國未能洞識洋情。

西洋各國駐華公使領事。任意挾制。遇事生風。其由來非一日矣。始於道光年間之和平。戰無定。屢戰屢敗。既爲洋人所輕。繼以咸豐。季年爲城下之盟。定喪失之條約。益爲所輕。厥後雖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堂司各官。皆未洞識洋情。因應不能得訣。每遇一事。大抵御之。

以多疑示之以寡斷二者適與其俗相反寢至格格不能相入其剛者爭非所爭柔者又讓非所讓而事益不可爲且偶有一二洋使性情稍慤不甚施挾制之術者非特要事無一可商且有以微事而受嚴拒者彼見夫善挾制者之多得所欲也於是相承而趨於挾制之一途即慤者亦漸化爲黠懦者亦漸變爲悍矣此風釀之者非一日即改之者亦非一時嗚呼安得識洋情有風力之大臣久居總理衙門而一挽此習也

清黃遵憲小學校學生相和歌 錄五

來來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種族芒碭五洲幾大陸紅苗蜷伏黑蠻辱虬髯碧眼獨橫行虎視眈眈欲逐逐於戲我小生全球半黃人以何保面目

來來汝小生汝所踐土是何國身毒淪亡猶太滅天父悲啼佛祖默

四○千○餘○歲○國○僅○存○大○地○舊○圖○忽○改○色○於○戲○我○小○生○胸○中○日○芥○蒂○茫○茫○
此○禹○域○

聽○聽○汝○小○生○我○愛○我○書○莫○如○史○此○一○塊○肉○搏○搏○地○軒○頊○傳○來○百○餘○世○
先○公○先○祖○幾○經○營○長○在○我○儂○心○子○裏○於○戲○我○小○生○開○卷○愛○國○心○掩○卷○
憂○國○淚○

聽○聽○汝○小○生○欲○求○國○強○先○自○強○食○案○以○外○即○戰○場○劍○影○之○下○即○天○堂○
偕○行○偕○行○若○赴○敵○朝○歌○夕○舞○黑○禰○禱○於○戲○我○小○生○生○當○作○鐵○漢○死○當○
化○金○剛○

勉○勉○汝○小○生○汝○當○發○願○造○世○界○太○平○昇○平○雖○有○待○此○責○此○任○在○汝○輩○
華○胥○極○樂○華○嚴○莊○更○賦○六○合○更○賦○海○於○戲○我○小○生○世○運○方○日○新○日○進○
日○日○改○

國文課本

讀本第一冊

甲集二

近代文

八十二

甲集二終

國文課本

讀本第一冊

甲集三 古代文

都一百二十六首

禮記檀弓孔子合葬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檀弓晉獻公殺申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

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檀弓曾子寢疾 ○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檀弓子夏喪其子 ●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

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何字從王
氏說衍文

檀弓孔子蚤作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

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

檀弓有子問於曾子。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速欲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

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檀弓子游問喪具。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葬。縣官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檀弓晉獻公之喪。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父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

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檀弓文伯之喪。

○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檀弓吳侵陳。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檀弓知悼子卒。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檀弓公叔文子卒。

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

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檀弓戰于郎 〇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檀弓孔子過泰山 〇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檀弓魯人有周豐。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泄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檀弓延陵季子。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檀弓齊大饑◎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檀弓晉獻文子成室●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檀弓仲尼之畜狗死○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檀弓陽門之介夫死○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檀弓孔子之故人●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

檀弓趙文子●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

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並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春秋左傳虞叔有玉 ●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左傳齊無知弒君

（經）莊公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

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勞，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

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春秋左傳楚入蔡

(經)莊公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左傳伊川野祭

◎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左傳介之推 ●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以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左傳鄭子臧 ○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

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左傳宋華元敗績

（經）宣公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左傳鄭子家弑君

(經)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左傳楚圍宋

(經)宣公十有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尊。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

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晉侯觀于軍府。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治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左傳晉侯獯卒(經)成公十年丙午晉侯獯卒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左傳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

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左傳葬曹平公（經）昭公十有八年秋葬曹平公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左傳晉殺楊食我。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

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如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暨，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左傳吳入郢

（經）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庚辰，吳入郢。

○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

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公羊傳宋萬弑君

莊公十有二年 ○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

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擬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詩經鄭風風雨

小序 ○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喈叶居奚反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

膠。叶音驕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瘳蕭反

叶瘳蕭反

風雨如晦。

叶呼洧反

雞鳴不已。既見

君子，云胡不喜。

詩經鄭風子矜

小序

○

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

叶蒲眉反

悠悠。

我思

叶新齋反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叶陵之反

挑兮達兮。

叶他悅反

兮在城闕兮。一

日不見如三月兮。

詩經魏風陟岵

小序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止。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

猶來無棄。

起音

兮瞻望母

叶音米

兮母曰嗟予

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

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

叶音方

兮兄曰嗟予

弟行役夙夜必偕

叶舉里反

上慎旃

哉。猶來無死

叶想止反

詩經秦風無衣

朱子說

○

無衣。朱子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步 謀反 王于興師，修我矛與子同仇。豈曰無

衣，與子同澤。叶徒 洛反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 約反 與子偕作。豈曰無衣，

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蒲 芒反 與子偕行。叶戶 郎反

詩經陳風衡門 朱子說 ○

衡門。朱子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詩經小雅常棣 小序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胡叶

反威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音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叶而主反喪亂既平。

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賓爾籩飲。豆酒之飶。兄弟既

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

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詩經小雅谷風 小序 ○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習習谷風。維風及顛。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

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詩經小雅蓼莪 小序 ○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論語長沮桀溺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論語叔孫武叔語大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孟子孟子謂齊宣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

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淳于髡○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萬章問百里奚

○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

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孟子舜發於畎畝之中。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桃應問瞽瞍殺人。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

樂而忘天下。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社鼠猛狗 ●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楚王戲晏子 ○

晏子將至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毋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春秋外篇 燭鄒亡鳥 ○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

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墨子非攻上

錄前幅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其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墨子魯問 學墨戰死 〇

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豈不費哉。

荀子彊國 堂上不糞 〇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芸。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爲務也。疾瘵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荀子賦 璇玉瑤珠 〇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媿子。奢莫之媒也。媿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荀子法行 南郭惠子 〇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璞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莊子秋水

神龜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莊子秋水

鵲雛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雛，子知之乎？夫鵲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

飲。於是鴟得腐鼠。鵲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外物 鮒魚 ●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莊子外物 發冢 ○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列子湯問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

應。

韓非子外儲說陽虎樹人 ●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樹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韓非子難子產晨出 以矛陷楯 ○

鄭子產晨出，過束匠氏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閭遺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勿能應。

呂氏春秋察傳

是非之經

○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之，舜以爲樂正。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亥與豕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渡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國語靈公虐。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觸庭之槐而死靈公將殺趙盾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爲成公。

國語范文子莫退。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國語知宣子以瑤爲後。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

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國語知襄子爲室美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戰國策應侯曰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

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請聞其說。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戰國策鄒忌修八尺。

鄒忌修八尺有餘。身體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

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進諫。

戰國策昭陽爲楚伐魏○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

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

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戰國策齊人見田駢 ○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戰國策宣王問羣臣 ○

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戰國策蘇秦之楚 ●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王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 ●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戰國策天下合從 ○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

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固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戰國策田需貴於魏王 ○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戰國策龐葱與太子質于邯鄲 ○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戰國策蘇代爲燕說齊 ●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獻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戰國策趙且伐燕 ○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

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鷙。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禽。之。
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
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楚辭屈原九歌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
爭。先。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驂。殢。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杓。
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
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楚辭屈原九歌禮魂●

古。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媵。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

楚辭屈原漁父 ○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醴。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山海經西山經 槐江之山 ○

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渤水。其中多羸母。其上多青

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
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南望崑崙其光熊熊
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樺木之有若北
望諸毗槐鬼離命居之鷹鷂之所宅也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
各在一搏爰有瑤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
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

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山○

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柎梨橘櫛其草多蕞蘘
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
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

高士傳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

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

高士傳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南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

竹書紀年

越裳氏來朝

成王之時，禾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

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始同一也。比及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公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久矣，天下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

穆天子傳 西王母 ●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于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七經緯纂 赤雀御書 ○

季秋之月。甲子。赤雀。啣丹書。入於鄆。止於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論語識 鉏商獲麟 ○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曰。麟出而死。夫子曰。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

孟子外書孝經 說齊宣王 ○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

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乎？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子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藪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與。

韓詩外傳：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

孔子曰。國亡而勿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勿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韓詩外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尙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韓詩外傳。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

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背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耶。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

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淮南子原道訓 萬物自然 ○

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窳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鷂搏鷙。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新序雜事 郭氏之墟 ○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氏者

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新序雜事 葉公好龍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大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說苑建本

親者不擇祿 ○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說苑至公 楚弓楚得 ○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說苑雜言 物有短長

三死非命 ○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

騏驥。駃騠。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孔子家語六本 曾子受杖：：慎所與處○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入。之有頃。乃蘇。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旣身死而陷父於

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進。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 漁父自沈 ○

伍子胥詐出昭關。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呼渡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渡之於溁之津。謂

曰。子侯我樹下。爲子取餉。子胥疑之。潛身深葦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乃出。食畢。解百金之劍。與漁者。漁父曰。楚之法。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子胥曰。請丈人姓氏。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氏。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即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露。漁父曰。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舟自沈於江矣。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吳宮試戰 ●

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吳王召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

隨鼓進退。左右廻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擣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

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 句踐事吳 ○

越王念復。吳讐苦身勞心。夜以接日。自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嘗。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笑。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

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嘗。文笥九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廬。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莖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如羅兮輕罪。罪號絀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古今注音樂 箜篌引 ○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

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淒。愴。其。辭。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拾遺記前漢 漢武思李夫人 ○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適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悲不自止。

漢西域沙門譯佛說四十二章經 錄四 ○

佛言衆生以十事爲善亦以十事爲惡何等爲十身三口四意三身

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如是十事不順聖道名十惡行是惡若止名十善行耳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已墮逆風颺塵塵不至彼還至已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已

佛言夫爲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鬪而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佛言夫爲道者如牛負重行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視出離淤泥乃可蘇息沙門當觀情欲甚於淤泥直心念道可免苦矣

國文課本

讀本第一冊

甲集三

古代文

七十

甲集三終

國文讀本第一冊終